

郑风

一地清凉

任崇喜

槐，它的叶子昼夜舒，古人认为它有纯阴之气，古书上所说“虚星之精”的槐，就是指紫槐。槐树容易遭受蚜虫危害，蚜虫分泌物落到地面上也会把地面染成黑色，槐荫下因此常常呈黑色。因此，人们又喜欢把国槐叫做黑槐树。

鲁迅先生是1912年5月5日抵达当时的北平的，任职于宣武门内教育部街的教育部，居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山会会馆(绍兴会馆)。山会会馆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没有一人住。此时的他，“这寂寞又一天天地大起来，如大海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”夏天的晚上，他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。上面提到的槐蛋，是生长在槐树上的尺蠖，有一个俗名：吊死鬼。不知学过医学的先生是否曾畏惧过。那时的他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他想要做些什么？无从考究。我所知道的是，他在这个院子里写出了《狂人日记》。如今，我们这座城市的树种多了起来，国槐的身量少了，只怕是也少了鲁迅先生那样的人，静坐在槐树下夜的清凉里，在星光的凝视中，酝酿着心底的呐喊。不过，在浮躁的时代和季节，能感受到先生文字里的清凉，也是很惬意的。那清凉，恰如槐的一地清凉，有着缤纷如花的韵味。

槐花单朵细看是黄白色，但是它成簇成簇地缀在枝头上，却呈现出一种淡绿色，深绿的叶子浅绿的花相间相映，看上去十分赏心悦目。花开的时节，一排排浅黄带着浅绿的槐花掩映在浓密的绿叶中间，风过，不时有槐花扑簌簌地落下来，纷落如雨。有人称之为槐花雨。当然不是指槐花雨，而是形容槐花落时，花絮阵阵如雨。国槐开花的时候也是未开雨。下雨天，花落满地，在树旁的浅坑里积满了雨水，水面上密密地铺着一层落花。雨骤急，花落得繁密，看上去一地清凉。走在行人稀少的灰砖道上，在雨中看花飞花落，凄迷之至。抬头看，湿漉漉的国槐树干上面还粘着几朵小小的落花，显得格外醒目。

这是一种在都市里久违的感受。国槐又名紫槐、家槐、豆槐、白槐等等。旧时，最常见的黄花槐是染料树，民间多有种植。趁花未开时将花枝剪下，晒干炒过，可以用作染黄的颜色。据说，抗日战争时期，八路军的军服就是用黄花槐染成。紫槐又叫守宫槐，然飘下，黄灿灿的叶子满地都是，街头巷尾，朝暮之间，重现了古城人记忆里最美的画面。

七八月是国槐花开的季节。国槐花单朵细看是黄白色，但是它成簇成簇地缀在枝头上，却呈现出一种淡绿色，深绿的叶子浅绿的花相间相映，看上去十分赏心悦目。花开的时节，一排排浅黄带着浅绿的槐花掩映在浓密的绿叶中间，风过，不时有槐花扑簌簌地落下来，纷落如雨。有人称之为槐花雨。当然不是指槐花雨，而是形容槐花落时，花絮阵阵如雨。国槐开花的时候也是未开雨。下雨天，花落满地，在树旁的浅坑里积满了雨水，水面上密密地铺着一层落花。雨骤急，花落得繁密，看上去一地清凉。走在行人稀少的灰砖道上，在雨中看花飞花落，凄迷之至。抬头看，湿漉漉的国槐树干上面还粘着几朵小小的落花，显得格外醒目。



定窑

定窑在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，由古邢窑影响发展起来。定窑在唐代晚期受邢窑影响开始烧制白瓷，制瓷生产经过五代、北宋的发展，遂成为我国北方最著名的白瓷窑系，直至元末停烧。当时定窑除烧造白瓷外还兼烧黑釉、酱釉、绿釉、白釉黑花、酱紫或黑釉描金等诸多种类，其中又以白瓷著称于世。北宋前期，定窑白瓷和南方的越州青瓷都是宫中的主要用瓷。北宋中期至政和之前，一直都是宫中主要用瓷供应者。可以这样说，虽然没有文献记载，但有出土和传世证据证明，定窑是“不是官窑的官窑”。

胎骨细腻洁白又轻盈秀美，是定窑白瓷的重要特点。定窑白瓷的白釉是一种含铁的白色，这种带有暖色调的白色与东方女性的肤色有相似之处，被国外称之为女性美的颜色。

定窑的装饰，在宋代瓷器中也是最为精彩的。宋早期的定窑白瓷采用刻花的方法，后来又出现了刻花和划花相结合的装饰。到北宋后期，更开始采用印花装饰，纹饰多在碗盘的里面，以牡丹、莲花、菊花等花纹最多，另有动物、禽鸟、游鱼、龙纹等。

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



首席国医大师路志正养生日记

甘，性淡而香醇，正是一种人生境界的反映。而茶叶对人体健康的益处，也并非只是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。喝茶时，要保持心胸开阔，缓缓享受品茗的乐趣，既品出醇厚之味，又能使人入神静心，开胃进食，茶的色、香、味、形都是对人的身体和心灵产生双重滋养。

脾胃调养

顺应四季冷热

春天是阳气开始复苏、万物生机勃勃之际，所谓养生就要顺其性而养人体生发之阳气，既要养“生”气；夏天是长，万物繁茂，所以要养“长”气；而秋天是气降而收，所以要养“收”气；冬天万物内潜深藏，所以要养“藏”气。

春季万物生发，疏肝解郁，兼养脾胃

春天是一个生发的季节，阳气逐渐增加，这个时候人体脏腑的活动也开始活跃，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精神情志在这个季节也要以“生发”为准则。我们应穿得宽松一点，适当增加运动量，活动肢体，以顺应阳气的生长。

春天阳气从冬寒的怀抱中偷偷露出触角，尚为柔弱，气温冷热交替，很不稳定，三寒四逆，变化剧烈。随着气温的回升，细菌、病毒也开始繁殖，加之风卷尘埃，所以极易感冒，是温病邪的高发时节。婴幼儿及正在长身体的儿童还很脆弱，尤其需要小心呵护。

饮食方面，可以吃点春笋、豆芽、香椿、春韭、苏叶、葱、生姜、胡萝卜、菠菜、芹菜等有助于阳气生发的食品。

随笔

酷热难耐，在电脑前静下心来写东西，便信手拿起一本书翻读起来。没想到翻到的竟是读过多次的鲁迅的《呐喊·自序》，看到了这样的句子：“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。”鲁迅先生的书是不适宜在这样热烈的季节读的，但在这样的季节看到这样的句子，心如在宣纸上浸润开来，一点点凉起来。

鲁迅先生指的槐树应该是国槐吧。古书里的槐，就是国槐，叶类似豆叶，枝干青绿，无刺。有刺的洋槐进入中国不足百年。在不少写老北京的文字里，论起旧时风貌，总免不了“古槐、紫藤、四合院”。或许，在北方的古城，都有“古槐、紫藤、四合院”的特点。曾记得，就在这座城市，不少街巷的两边都种植着碗口粗的长势旺盛的国槐，树干是黑色的，鲜有扭扭的媚态，浑身长满了树瘤。到了盛夏，槐树撑起遮阳的绿伞，泼洒一地清凉，给在烈日炙烤下的人们一丝清爽、一分惬意。孩子们爱在槐树下玩耍，老人们也爱在槐荫里打牌、下棋。晚饭后，家家户户在门前槐树下支起饭桌，纳凉消暑，有吃有说，好生热闹。秋日风起，从槐树的叶缝里望去，天蓝而高远，槐叶随萧萧的秋风悄

然飘下，黄灿灿的叶子满地都是，街头巷尾，朝暮之间，重现了古城人记忆里最美的画面。

七八月是国槐花开的季节。国槐花单朵细看是黄白色，但是它成簇成簇地缀在枝头上，却呈现出一种淡绿色，深绿的叶子浅绿的花相间相映，看上去十分赏心悦目。花开的时节，一排排浅黄带着浅绿的槐花掩映在浓密的绿叶中间，风过，不时有槐花扑簌簌地落下来，纷落如雨。有人称之为槐花雨。当然不是指槐花雨，而是形容槐花落时，花絮阵阵如雨。国槐开花的时候也是未开雨。下雨天，花落满地，在树旁的浅坑里积满了雨水，水面上密密地铺着一层落花。雨骤急，花落得繁密，看上去一地清凉。走在行人稀少的灰砖道上，在雨中看花飞花落，凄迷之至。抬头看，湿漉漉的国槐树干上面还粘着几朵小小的落花，显得格外醒目。

现代诗坛

诗三首

张卓

北风 春风来时 雪飘然而逝 但名字不会被吹起 因为它已融入泥土 还有那思绪 以及记忆

秋叶

此刻的我 枯黄 斑驳 不再有年轻的容颜

油菜花

当我见到你的时候

你已近在眼前了 不忍触摸 任无边的绿蔓延

黄 似盘起的发髻 在微风中摇曳 清香荡漾 又似满天星斗 散落凡尘 装扮三月田园

恍惚间 我已身在花丛 成为一点 头顶水洗的蓝 对着白云 把灿烂绽放



(国画)向亚平

绿微杂俎

古语新感

王云奎

“好谈己长，只是浅。”这是清时申居郿《西岩赘语》里边的话，是说凡是喜欢夸耀自己的长处，喜欢吹嘘自己的本领的人，恰恰说明这个人浅薄的，是不学无术的。

肤浅的人还能进步，得到重用而受人欢迎吗？我觉得这句古语，和现代名言“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”有一些相近的意思。在过去我们的生活中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，也为各阶层人所推崇。许许多多的人藏愚守拙，总感到自己的书没读够，没读懂，没读通，学问没做好，仍然勤勤恳恳，孜孜不倦，毕其一生，至死不悔。这样的人是大智慧，是当时道德的典范，特别受到社会的尊重。现在有一些浮躁的人，不学无术，整日夸夸其谈，还被冠以种种虚头巴脑的头衔。待到真正的有识之士戳穿其西洋镜，便又出尽了洋相，许多人大呼上当。可是，当又一个学术“大师”飘飘欲来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又成为其铁杆粉丝呢？

这到底是谁的“浅”呢？

新书架

《相依相生》

余向丽

这样洗练低婉的文字，出自一位90后女孩的笔下。小说《相依相生》以异国之恋为题材，主人公陈晚19岁听从祖父安排，入波士顿一家大学学习法语文学。返回美国的途中认识了韩斌，两个人的关系以韩斌赴约巴黎而凋萎。祖父突然与世长辞，陈晚失去了经济资助。被迫面对生活与世俗的陈晚，也对她所生长的环境和自己的女性身份有了新的认知。这时候，她与骆威走到了一起。但是骆威游走在两个女人之间，这令陈晚痛不欲生。从巴黎回到波士顿，陈晚忍痛离开骆威，才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了骆威的孩子。回到大陆，一切都已今非昔比。陈晚在台北的音乐节上分娩生下女儿，不料周岁生日时发现女儿身患绝症……陈晚的一生以爱为信仰却与爱擦肩而过，如同她看了三次的《玫瑰人生》里的皮雅美，感受痛苦，承受破碎，最终死于失去爱，死于孤独，但皮雅美能唱出一切美妙的痛苦的声音，陈晚却只换来骆威面无表情地说，没有谁与谁，非要相依相生。

小说

享受

谢大立

苇鸿要找儿时的玩伴乐星。他来到罗场这个地方搞旅游开发，很大程度是为能经常见到这些儿时的玩伴。

这是苇鸿年内第二次来找乐星了。第一次来，是到这里考察，他在湖里找着了采莲蓬的乐星。乐星离他百十米远，站在用两个木盆扎成的船上，他看到他时，他的木盆里已经有半盆子莲蓬了。

对于乐星，他虽然有近20年没见着了，情况还是了解的。乐星有两个儿子，都在城里打工，儿媳和孙女们也进城了，过日子就他和他的老伴。采莲蓬准是为了卖钱。苇鸿站在坡上，远远看着在卖多少钱一个？乐星说，不知道，没卖过。苇鸿说，不卖，你采这么多干啥？乐星说，忘啦，我们小时候晚上看电影看戏，哪次不是白天来湖里采很多莲蓬。

乐星的话让他一下子就想起了儿时，话匣子也打开了。那时候我们俩可是光着屁股下水摘，每次都是让高杆上的刺把身上划出许多血口子……乐星说，还记得那回吗，蚂蟥把我俩的鸡窝钻住了……苇鸿说，咋不记得呢，那次是县里的花鼓剧团要来演大戏，我们都想多摘几个莲蓬，在水里的时间呆得长了，让蚂蟥钻了空子……

苇鸿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，你采莲蓬，不是为了晚上看戏时吃吧？乐星说，对头，晚上演皮影戏，清水田唱皮影戏的杨双林还记得吗，他儿子杨小林还和我

们打过架的，他爹死了，他接了他爹的班，今晚就是他唱，晚上想来罗场，我把团圆、火字他们几个都叫上，我们还是一边看戏，一边吃莲蓬……

苇鸿说，好哇好哇，一定来。可是他晚上没有来。他有一场宴席。喝到下半夜，他已醉得不省人事了。

今天，他是来给乐星报喜的。这几个月他一直在忙旅游开发，他的项目开工在即。旅游区建成后，他就可以常住这里，常见到儿时的伙伴们，他要告诉他的伙伴们，他们也可以中得很大实惠……他正走着想着，刚上西堤就遇见了乐星，乐星在西堤沟里车水，用那个他很眼熟的水车在车。有鱼在水里蹦跳，鱼一蹦，乐星的脸上跟着一笑。这个表情也是他很熟悉的，他小时候一年要把西堤沟的水车干好几次提鱼，水里有鱼跳跃，就心花怒放，脸上的笑容就是怒放出来的心花。

他说，你还在用那辆车？他说，怎么可能呢，起码是第五辆了。他说，五代了，这么说你这些年还是每都在这里干淘捉鱼？他说，好玩，习惯了，就一直这么过来了。他说，吃，还是卖？他说，小的吃，大的卖。他说，我们小时候可是连小的都卖的，卖几个钱在口袋里都没揣热，就上贺家湾抹牌输给狗日的汉城了。他说，现在还是经常输给他，不过不是我去找他，是他看我卖了鱼有

钱了，就来找我……

哈哈……哈哈……两个人笑得都很开心。笑罢他说，今天的鱼我要了，你不用提到彭市街上去卖了，我让他们按最好的价给你钱，在最好的价上我再让他们给你翻一番，让他们加工了，晚上我们一起吃鱼喝酒，把团圆、火字他们都叫上，在罗场开发旅游的事你大概也听说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操这个心，费这个劲吗，很大程度是为老了能和你们一起玩，让你和兄弟们也跟着一起享几天福……

他说着想，乐星一定会很高兴，可是乐星一点儿兴奋的表情也没有，只淡淡地说，我这鱼不能卖给你，你给我好价我不能接受，我的好价应该是和我鱼行的入争来的，凭我的色色争来的，一会儿，我的鱼起来后，我要用网兜把它们沉到塘底，明天早晨再起来，我喜欢听它们出水的那会儿把水闹得轰轰的响，喜欢看它们的活蹦乱跳，喜欢贩鱼的那些人说我的鱼好，心甘情愿地用最好的价买下我的鱼……

嗨！苇鸿叹一声说，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老了，也该学会享受了，能还是小时候那个德行……乐星一笑说，看怎么理解了，我吃着莲蓬看皮影戏，你能说那不是享受？我自己捉的鱼，用那钱买我需要的东西，还打个牌，能说我不是享受？也许我的这种日子在一些人的眼里是凄凉，甚至是受苦，可我却是在乐在其中，有乐的东西你能说不是享受？苇鸿一笑，真还接不上来乐星的话。乐星也一笑说，晚上到我家吃饭如何，我把团圆、火字他们叫来，菜就是小鱼，油炸小鱼，葱椒小鱼，味道一定比你吃的那些大餐好不少。

连载

有一个男孩儿，我对他印象十分深刻。他叫亚当·沙夫曼(Adam Scharfman)，是东亚语言文学系中文专业的学生，犹太人，非常热爱中国文化，潜心学习中文。他常来听我的课，在我组织的活动中表现积极，我也十分热情友好。他曾经请我去纽约长岛的家中做客，开车途经一所小房子，指着那里告诉我：“看，菲茨杰拉德的家！你喜欢的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大概就是在那里完成的。”

他想给自己起一个中文名字，姓沙，我告诉他这个字在中文里不太好听，应该姓邱。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叫做邱逸青。我们常在一起练习书法。他告诉我，上大一时，他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同学擅长书法，每天在宿舍里挥毫泼墨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他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。他能将《前赤壁赋》《归去来辞》倒背如流。最令人叫绝的是，他有一个练习普通话的独家秘籍——他会拉大提琴，在琴弦上调出最接近汉语四声的音调，来校正自己的发音。

就在我们认识前不久，他的弟弟因病去世了。他和弟弟曾经在一起学习中文，希望有一天能用中文交流属于两兄弟的秘密而不被父母听到。因为弟弟的名字发音和“松”相近，他弟弟起了一个中文名叫做邱逸松。“松”代表君子，象征着坚持。”

耶鲁和中国大学之间有一些学术交流项目，他很想通过这个机会到中国来，但是因为舍不得弟弟，一直未能成行。他说，弟弟离开的时候，眼神好像告诉他：“哥哥，放心地去中国吧，我会和你在一起。”他后来去了北京，登上长城，看到长城边上一棵棵松树在风中微微摇摆，他想，那一定是弟弟在对他说吧。我被两兄弟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。生命的轮回和期许，没有国界之分。

胡主席访美，最特别的一天

2006年4月21日，在我的耶鲁记忆中是极不平凡的一天。胡锦涛主席来到耶鲁进行了公开演讲。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耶鲁，也是胡主席与美国公共社会最直接的又一次接触，我有幸在现场见证了那历史性的一幕。我向系主任校长郑重推荐了邱逸青，作为四名耶鲁学生代表之一，与胡主席握手，并接受中国赠予耶鲁的1300本图书。

之前那几天，邱逸青总来找我，和我一起吃饭、聊天。我陪他演练和胡主席见面、握手的情景。教他“胡主席，您好”的标准发音。他反复问我：“我要跟胡主席说什么，他才能记住我呢？”我告诉他：“说诚实是最好的。”

美国男孩中国梦

邱逸青那天凌晨6点就起床了。他穿了一件黑色西装，打红色领带。这并非他平时习惯的装束，但他认为这样才能庄重。他从宿舍走到校长办公室等待胡主席，因为很多道路限行，平时两分钟的路程，他走了45分钟。在那里又等了两个小时，他终于见到了胡主席。胡主席向他和其他几名学生代表介绍中国赠送的这些书籍，有“百科全书”、“词典”和“四书五经”。邱逸青给胡主席讲了她的梦，还鼓起勇气说：“我今天特别高兴，因为我是个超级中国迷。”胡主席也很高兴，又对他握了一次手，还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这些细节，后来久久地留在他记忆中。